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卷之一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注

古詩五十五首 天寶末亂時并陷賊中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卜陳作爲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

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眞。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一作波浩蕩。萬里。誰一作何能馴。

起妙于沉着結妙于淡宕

韋濟 天寶七載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 紈袴 前漢書敘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之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任昉奏彈劉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 觀國賓 黃鶴年譜開元二十二年遊吳越歸赴鄉舉上韋左丞詩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是年方二十三歲明年下第所謂快下考功第也舊書云天寶初舉進士不第快以開元爲天寶耳 詩賦 進雕賦表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 李邕 新書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閒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 王翰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見唐書文苑傳舊注載唐史拾遺杜華母使華與王翰卜鄰事偽書杜撰今削去 隱淪 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顏延之詩尋山洽隱淪 見徵 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

下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廳試而退元結喻友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污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長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

貢公喜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白鷗沒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于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改此一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范元實詩眼云此詩前賢錄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一作吾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一作年。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作言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一作尤須慎其儀一作宜。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一作旗。此行既特

迷。足以慰所思。一云亦足慰遠遲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唐佐胡夜歸詩明星當空大同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一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一作時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書記 舊書適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于上 前通鑑天寶十三載五月哥舒翰奏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 崆一作空峒 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邀擊匹馬不還太平寰宇記崆峒山在岷州溢樂縣西二百步長城在縣南一里本秦之臨洮縣唐屬隴右道 窮荒 城舊書玄宗方有事石堡城詔問王忠嗣以攻取之畧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玄宗因不快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分兵接應忠嗣僶勉而從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徵入取官八載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通鑑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玄宗有事于西戎垂二十年用哥舒翰于隴右始克石堡而靡敝中國多矣此詩以窮荒爲戒亦以見哥舒

之謀國不捶楚 邵氏聞見錄退之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乃知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見山谷云瞯于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訖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吳曾漫錄下順傳顧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獄湖州舊尉封杖以計溢決之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臀杖十下則簿尉果不免杖決也如忠嗣也

武威 唐志涼州中都督府隋武威郡屬河西道武德二年置涼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爲武威郡督涼甘肅三州乾元元年復爲涼州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一作杌，亦作飿）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一作買）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陳若然本作秀）脫身事幽討。亦（一作未）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青精飯 本草注陶隱居登眞隱訣載太極眞人青精乾石䭀飯法䭀音迅䭀之爲言飧也謂以酒蜜藥草輩溲而暴之也亦作䭀允

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皮日休詩半月始齋青瑣夜　金閨彥（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東方朔公孫弘待詔金馬門白供奉翰林故云按白以大寶三載召入翰林賜金放還遊海岱間至雒陽遊梁最久李陽冰草堂集序云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此所謂脫身事幽討也）梁宋（唐書李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公後在梁宋亦與白同遊適懷昔遊二詩所云是也）瑤草（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絶李善注云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此與別賦惜瑤草之徒芳與義不同）

○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一作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一作闚荊作閾蔡興宗考異作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龍門（太平寰宇記闕塞山左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杜預云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元和郡國志伊闕山在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又煬帝登北邙山觀伊闕曰此非龍門耶河南總志闕塞山在雒陽縣西南

三十里又名伊闕俗名龍門又名闕口傅毅反都賦列龍門以暘化開伊闕以達聰也舊注妄引禹貢河東之龍門今削之

招提 增類記云招提者梵言拓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以拓爲招又省鬪奢二字止稱招提卽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翻譯名義集後魏太武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唐書武宗拆寺四千六百餘所蘭若招提四萬餘所

天闕 蔡絛西清詩話黃魯直校本云王荆公改天闕作天闚對雲卧爲親切余頗疑迷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衍龍門詩也用闚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王介甫改闕爲闚非也水經注穀水口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白虎通曰今闕闕門外夾建雙闕以應天宿箋曰韋應物龍門遊眺詩云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鬱相對此杜詩注脚也宋人妄改削之何疑楊用修又據韋表臣詩話定爲天闚引據支離悉所不取

望嶽

起筆包括多少都爲望字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齊魯 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陰陽 趙注言其山之高大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

盪胸 張衡南都賦淯水盪其胸馬融廣成頌云洞盪胸臆發明耳目

曾雲 陸機文賦墜曾雲之峻

決眥 子虛賦中必決眥孛

奇法射之巧妙決於目眥夢符曰言發覽之遠擄決其目力入歸鳥之羣也廣韻決破也薛注是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李公序

東藩駐皁蓋、北渚凌青荷。一作清河 海内一作右 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調。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歷下亭 水經注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城南對山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齊乘曰池上有亭卽諸池今名五龍潭客亭當爲歷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古也水經注又云湖水引瀆東入西郭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在其上疑此卽員外新亭之地也曰新亭所以別於古次篇題下注曰亭對鵲湖詩曰隱見清湖陰則新亭遺址亦可想見齊乘濟南府城驛卽內歷山臺上 青荷 清荷對皁蓋所謂圓荷想自昔也一作清河面山背湖實爲絕勝 注云指濟水也或云當作清荷荷濟別名也

不如從青荷爲長 **交流** 水經注湖水引瀆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分爲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爲陂謂之歷水與濼水合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泉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此所謂交流也 **蘊真** 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

登歷下古城員外（草堂本此下有孫字）新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陳浩然本作洎）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謌吉祥

員外 吳若本題下注云本傳云天寶初爲汲郡北海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爲齊州司馬作此亭按唐書之芳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叛自拔歸西京此云爲齊州司馬未知何据或是史闕也 **寫謀** 西征賦某寔舊豐制造新

邑樂方（傅毅舞賦抗音高歌爲樂之方）三光（潘淳詩話李邕詩出入見三光典引曰躔緯乾坤出入三光古人必有所本不）荷作也

同前（亭對鵲湖　草堂諸本題作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一作俱）哀絲（一作絃）千
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一作北窓）不阻蓬蓽興得兼
（一作兼得）梁甫吟

海嶽（趙注言東海太山之氣相與接也）遺堞（歷城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韓信渡河破齊歷下之師即此也城東有故齊國城故云遺堞感至今也）芳宴（謝朓感曲水宴詩虞樂具矣芳宴在斯）梁甫吟（寰宇記郡國志云臨淄縣東有陰陽里樂府文苑俱作蕩陰里即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臨淄屬北海郡故云得兼梁甫吟）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
谷獨在（一作追）陰崖結（一作白）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
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一作幡）知
君此計成（或作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
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東蒙 陸游筆記東蒙終南山峯名种明逸東蒙新居詩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東蒙主爲說 含景 初學記後漢公孫崇劍銘從革庚辛含景吐商 蒼精龍 春秋繁露劍之在左蒼龍象也 子午谷 長安志漢書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經漢中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風土記曰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 玄都 玉京經曰玄都在玉京山有七寶城太上無極大道虛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在焉 王母 酉陽雜俎齊郡函山有鳥三足青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夢弼曰此正假王母以對子規也 芝草 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地隔弱水之北自生玉芝及神草方丈洲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

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 鐵鏁 法苑珠林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有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從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見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鏁長三丈許防人曳鏁聲之大宷將上有二虎踞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 福地 福地記終南太乙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內皆福地

。今夕行 自齊趍西歸至咸陽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一云簙簺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呼一作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博塞 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行棊相塞謂之簺 五白梟盧 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兆于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吳曾漫錄曰五木之戲其四為貴采貴也其八為賤采賤也五采之中有

采曰白盖五木俱白也邪辭成梟爲牟呼五白梟二爲塞犬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梟盧樗蒲采名漢書梟騎注云梟勇也若六博之梟晉鄧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晉書劉毅于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呼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而乃和言曰亦知明公不能以此見借程大昌曰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在樗蒲爲最高之采四黑一白其采名雉比盧降一等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每不同三白二黑爲犍犍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犍不爲不能則知犍爲惡齒五白非樗蒲所貴不知何以云呼五白也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雋則梟之采歸非盧比也老杜樂言梟盧亦恐未詳按成梟五白原本招魂詞人引據遷相祖述大昌之論斯爲固矣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 此因徵兵出塞而作爲當因而中原利杞此詩中之徵意仲注以爲對于仲通南詔之役非是之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欄（一作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一作庭）流血成海水武皇（一作我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一作隴）西卒（一云役夫心詎憤如今縱得休還爲隴西卒）縣官急索租（草堂本作縣官一云急索）柤税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一作得）嫁比鄰生男（一作兒）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靑海頭古來白

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耶孃 耶音若木甘一云古樂府云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咸陽橋 咸陽橋即中渭橋也長安志中渭橋在咸陽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貫渭水上橋廣六丈南北一百八十步洞六十八柱七百五梁二百二十二今云塵埃不見咸陽橋蓋出師之盛可知

防河 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為邊害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是時吐蕃侵擾河右故曰防河也 營田 唐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 武皇 唐人詩稱明皇多云武皇王昌齡白馬金鞍從武皇韋應物少事武皇帝公亦云武帝旌旗在眼中也

山東 趙傁曰山東者太行山之東古之晉地今之河北唐都長安故以河北為山東杜牧罪言曰山東之地一曰冀州一曰并州其人沈鷙多材力敎五種本兵矢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天寶末燕盜[illegible]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鄴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元好問曰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也 二百州 十道四番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一州舊書貞觀中開西域置四鎭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繒帛為軍實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䌛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

今年冬 通鑑天寶九載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 生男 水經注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

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太眞外傳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

青海

水經注金城郡南有湟水出塞外又東南逕甲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西有甲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城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舊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唐高宗龍朔三年爲吐蕃所併唐自儀鳳中李敬玄與吐蕃戰敗于青海開元中王君㚟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天寶中哥舒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始不敢近青海、

箋曰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士卒死者六萬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捷聞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瘴癘士卒未戰而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此詩序南征之苦設爲役夫問答之詞君不聞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內騷然不獨南征一役爲然故曰役夫敢申恨也且如以下言土著之民亦不堪賦役不獨征人也君不見以下舉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詔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哀怨而不迫如此曰君不聞君不見有詩人呼爾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遂舉河隴之事錯互其詞若不爲南詔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

高都護驄馬行

此首寫老馬分明寫老將驕態有振鞍顧盼之態後詠馬詩總無一筆重見者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

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一作成功）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
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存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
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
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
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安西都護 長壽二年收復安西四鎮依前於龜茲國置安西都護府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督府皆隸安西都護府鶴口

高都護謂高仙芝也天寶六載仙芝討小勃律擒其王所謂大功也

青驄 隋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回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常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特稱青海驄馬

腕蹄 齊民要術腕欲得細而促蹄欲得厚而大又曰腕欲促而大其間纔容靴蹄欲厚二三寸硬如石

交河 寰宇記交河縣本漢車師前王之地貞觀十四年置縣取界內交河以為名交河源出縣北天山東南入高昌縣

五花 開元天寶間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illegible]閑馬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鬃為之按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是也今杜詩有五花或云取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吐花王良星名畫錄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

乘杜陽編代宗以御馬九花虬賜郭子儀唐六典凡外牧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風之字而爲誌焉又云細尾為三花高乘局者尾側依著頭印以三花

橫門 水經注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如淳曰音光故名光門雍錄以黃圖考之長安城北面從西數來第一門名橫門門外有橋曰橫橋杜詩何由却出橫門道𦵏曰橫門渡渭而西即是趨西域之路也水經注光門亦名突門在長安西從南來第三門正與黃圖所角相次前漢西域傳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賜以宮女爲夫人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

天育驃騎歌

自書忌真以真爲書真馬書馬又五言之引人入勝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一作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一作矯然龍性一云婚龍性從合草堂本一作變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一云牧攻駒一云審牧神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一作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

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

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天子之馬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如猛獸縹說文縹帛青白色雙驪赭白馬賦雙瞳夾鏡相馬經眼欲得高眶欲得端光精欲得如懸鈴紫豔張景順張說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其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我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其頌曰有審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監牧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三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領以太僕唐六典諸牧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數紀爲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麤馬之監稱右凡馬以季春游牝其駒犢在牧三歲別羣馬牧牝馬四游五課大奴王毛仲本高麗人其父坐事沒官生毛仲隸于玄宗

守天育舊注天育天子廐名不詳所出胡仔曰東坡書此詩作守天育御馬坊頌碑唐初得馬于赤岸澤命張萬歲傍隴右朔守之從字爲是寫眞張彥遠名畫記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詔于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與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床榻是知異于古馬也騕褭

瑞應圖騕褭者神馬也與飛兔同勒日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獻周穆王使之御以見王母周穆王傳驊騮騄耳日馳三萬里

驊騮 水經注桃林多野馬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

○白絲行 託喻之詞即風人比興之遺意

繅絲須長不須白。越(一作纔)羅蜀錦金粟尺。象(一作牙)床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一作纖)意熨(一作)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一作輕疑)輕舉。香汗輕(新改)塵污顏色。(一云香汗清塵似微污 又一云香汗清塵污不着 陳浩然本一云香汗清塵似顏色)開新合故置何(一作所)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一作主)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白絲行 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

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可了故直戲以否其詩云郭詩云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此詩用泰機之言而反之泰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慨于衣工之棄我以異成之用爲公此詩謂白絲素質隨時染製有香汗輕塵之污有開新合故之嘆所以深思及引之雖恐懼棄捐而忍于爵獻也

秋雨歎三首 因雨生感於短章中有深長之意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秋雨 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十餘日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秋述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決明 本草決明子生龍門川澤石決明生豫章唐本草云青主明目楊故並有決明之名圖經曰夏初生苗高三四尺許根帶紫色葉似苜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色其子作穗如青菉豆而銳

闌一作蘭風長去聲一作伏荊公作伏雨一作東風細雨秋紛紛。四海一云萬里八荒同一

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一作木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一作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一作抱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闌風長雨趙子櫟曰闌如謝靈運所謂闌暑之闌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也東皐雜錄曰伏乃仗之誤言闌珊之風沉仗之雨也胡仔曰善本作長雨世說恭作人無長物用長字爲是按闌字與闌通舊注引光風泛崇蘭非是 同雲陶潛詩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此云四海八荒同一雲亦停雲之意 馬牛秋水篇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涇渭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禾頭朝野僉載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行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單父人戴叔云久雨則禾生耳謂牙蘖卷攣如耳形也王原叔以禾作木木而有耳恐非本旨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讀作奏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陳浩然本作肯見白日泥污后一作厚土何時乾

后土（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歎庭前甘菊花

簷（一作莆 一作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醉盡醒（一作未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一作埋）風霜、

。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一作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一作所談一作所該一作所施）過屈宋。（一云有才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一作壈）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一作見）嗤。被褐短窄（一作穴）鬢如絲。

日糴太（一作泰）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一作直）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雨燈花落）但覺高歌有鬼（一作感）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鄭虔 舊書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唐語林云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就職、按廣文館於國子監皆罷、故云不知曹司何在、新書云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非實錄也、長安志韓莊在韋曲之東、退之與孟郊賦詩、又送其子讀書之所也、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虔之居也、通志鄭莊即鄭虔郊居、李商隱有過鄭虔舊隱詩 杜陵 [illegible]

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

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株衛切）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一作賦）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浩然本作休）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一作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沱（草堂本作潭沲沲徒可切）秦東亭（一作郵），渚蒲芽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一作客）皆（一作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陸機 臧榮緒晉書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與弟雲俱入洛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草書 趙注草書以遲爲工所謂怱怱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爲難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 詞源 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筆陣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掃千人言用筆之快利 排風 飈陽遊與鯨書疏浴雨排風 成珠 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 淡沲 夾曾漫鐵淡沲當是灔沲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沲善曰潭沲隨波之貌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云灔沲青帷閉玲瓏朱扇開宮嘉慕明水篇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灔沲度千門 渚蒲 避曰蒲才有芽而未行任水而青指東亭春景而言

贈衛八處士

通篇見訪舊之意極性入神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一作此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一云共宿此燈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一作問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陳浩然作

未及已兒女一作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一作晨炊間一作聞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一作累觴十觴亦不醉。一云百觴亦不醉一作辭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驚呼 近時胡儼曰常于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

黃粱 招魂稻粱穱麥挐黃粱些注曰挐糅也言飯則以秔稻糅穱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濡且香滑也本草香美逾于諸粱號爲竹根黃按此詩間黃粱即挐字之義作聞字非是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郎漢中王瑀徵士瑯琊王徹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象一作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一作駒背若孤征鴻。劃見公一作君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

翻百憂者四語對此語意自感交集也後云雲正與吾鶴哀鳴皆指望中生感

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隴西公 漢中王瑀讓皇帝第三子初爲隴西郡公 素滻 潘岳西征賦玄灞素滻長安志滻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 天漢 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六尺馬 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嘉蔬 記稻曰嘉蔬江賦挺自然之嘉蔬 屈猛 張華鷦鷯賦蒼鷹鷙而受紲屈猛志以服養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一作穹 烈風無時休。自非曠一作壯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一作方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一作驚枝撐幽。七星在北戶。一云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一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

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一作燕各有稻粱謀此詩感時寓意又在末章數語前是真境後是寓神若云過於皆比似見穿鑿

慈恩寺塔長安志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高宗在春宮時爲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浮圖六級崇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初唯五層崇一百九十尺塼表土心倣西域窣堵波制度後浮屠心內卉木鑽出漸以頹毀長安中更拆改造依東夏刹表舊式特崇於前李適傳景龍以後天子游讌秋登報恩浮圖從者獻菊花酒稱壽

高標蜀都賦陽烏回翼乎高標

象教長安志瑜有辟支佛牙大如升光彩煥爛東有翻經院西京雜記浮圖內有梵本諸經數十匣浮圖前東街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序及高宗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褚遂良書

枝撐靈光殿賦枝牚杈枒而斜據說文曰牚柱也山谷云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蒼梧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列女傳舜陟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

瑤池列子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日行萬里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黃鵠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稻粱 廣絕交論分雁鶩之稻粱

三山老人曰此詩譏切天寶時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不分而天下無綱紀文章也虞舜蒼梧思古之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雁稻粱刺之箋曰高標烈風登茲百憂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為常也程嘉燧曰玄宗遊宴貴妃皆從蒼梧雲正愁闇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瑤池日晏皆之

示從孫濟

敘事亦極平常而能入此與意忍自然深厚

平明跨驢出。未知（一作委）適誰門。權門多噂𠴲。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一作翻）。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惰久。覺兒行

步奔所來（一作求）。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一云小人實利口）薄俗難可（一作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杜濟（字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顏魯公神道碑祇南十四代孫東川節度兼京兆尹）刈葵（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放手（東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一作雨）脚但（一作仍）如（一作但仍）舊。所向泥活活。（一作浩浩）思君令人瘦。沈吟坐西（一作秋）軒。（一云吟臥軒窗下）飲（一作飯）食（一作）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呼（一作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一作洊）與川浸溜。是節（一作時）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詩。（一作語）性亦嗜

醉酎。米。笑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天漏梁益州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俗道有大漏天小漏天醇酎楚辭招魂曰挫糟凍飲酎清涼王逸曰酎三重釀醇酒也雪賦酌湘吳之醇酎張載酒賦中山冬啟醇酎秋發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一云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一云花繁草青春日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一作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一云惜君只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一作照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一本云巢父掉

頭不肯住東將入海蹈煙霧書卷長携天地間劍竿欲拂珊瑚樹我擬把袂若
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鼠景暮仙人玉女迴雲車
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逆李白前段初為梁大言之曰宗之句一點太白而題云三者正見
驂鸞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孔李之同心也

孔巢父 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張叔明陶沔隱于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江淮聞其賢以
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後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
使宋州會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兼御史大夫興元元年使李懷光于河中
遇害後巢父初與李白共隱徂徠白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云昨
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別此詩云南尋禹穴見李
白蓋巢父既與白別復往尋白于江東也公與白別于魯郡石門在天寶
四五載間此詩當在與白別之後巢父不應永王辟側身潛遁則在遊江
東之後也

掉頭 莊子在宥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珊瑚樹 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
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南州志珊瑚出大
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
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
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

空中書 西溪叢語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
腳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雁足書非也梁
高僧傳史宗不知何許人常在廣陵白土埭憑埭謳唱後有一道人不知
姓名常賫一杖一箱自臨書過暮來詣海隨令云欲數日行書傳一人令
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將去係忽之間至一山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

佳處正在參差不同揔有依然塵外之想尤妙在句法錯綜每段長短不齊

見欣然共語向暝道人辭欲還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論何當遇見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討其論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至縣令呼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兒促衣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聲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史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或云有商人海行于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于史宗置書于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

禹穴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守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或云禹入此穴御覽[illegible]括略曰會稽山有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于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也

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飲中八仙歌

一段自成三字未道古樂府短章化出中間用韻重疊也不避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白氏長慶集法逢作見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世賢。邵刊作避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

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飲中八仙

李陽冰草堂集敘公出入翰林中[illegible]能成誥命用訣之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人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在長安時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李序范碑皆言白與賀監等八仙之遊在天寶初然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卒范碑又有裴周南不在公所詠之數何也新書則云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此因杜詩附會耳且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游何自相矛盾也

賀知章

舊書知章性放曠善談笑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天寶三載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金壺記賀知章字維摩自號四明狂客李白訪賀監不遇詩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箋云吳人善乘船醉後馬上傲兀若隱如乘船言醉鄉之樂也眼花落井水底眠極狀其醉態之妙眼花落井便如安眠于井底得全于酒無往而非眠也注

以爲嘲其不善乘馬又云落井而眠于水言其安于水也可謂**汝陽**舊書讓皇帝子璡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褚廷誨爲詩酒之交**流涎**魏文帝曰葡萄釀以爲酒耳酒矣吳均譯何有云夢中譯言見終成亂眼花眼花之義如此於麴米逢之已流涎嚥唾**移封**拾遺記羌人姚馥嗜酒羣輩呼爲渴羌武帝擢爲朝歌宰辭曰請游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使老羌不復呼渴渴曰老羌漸染王化若歡酒池之役更爲殷紂之民帝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左相**偕昔乎遊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燕賞晝決公務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爲其陰中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遷命説知權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七月貶宜春太守仰藥而死本事詩適之罷免意憤日飲醇附且爲詩云云林甫愈怒終遂不免邵氏聞見錄云世賢當作避賢傳寫誤也**宗之**舊書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常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于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蘇晉**吳若本注蘇晉事見其澤謂舊書蘇珦雍州藍田人子晉數歲知爲文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歷戶部侍郎**李白**范傳正新墓碑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懽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樂史別集序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國史補白在翰林多沈飲玄宗命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蔓云玄宗泛白蓮池命高力士扶白登

舟此詩證據顯然注家謂關中呼衣襟爲船一下上船者醉後披襟見天子也穿鑿可笑趙次公云白在翰苑被酒扶以登舟則竟上船矣非不上船也此尤似兒童之語夫天子呼之而不上船正以狀其酒狂也豈竟不上船耶

張旭 國史補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醒後自視以爲神異舊書吳郡張旭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金壺記知章嘗與張旭遊于人間凡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古之張索不如也然旭過于知章焉李頎贈旭詩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焦遂 耳澤謠陶峴開元中家于崑山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

曲江三章章五句 短音促節自成一種風調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曲江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隑州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寰宇記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名爲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之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諷刺之辭不露一點直若為歎美之詞而寓譏刺之意以風人道楚

數吾人共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卽事 列子云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卽事 陶淵明云卽事多所欣謝詩卽事怨睽攜 吾人 漢武帝歌曰泛盡不止兮愁吾人西都賦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杜曲 雍錄樊川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一曲名勝之地 南山 李廣傳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麗人行 楊愼曰古本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鐙銀徧考朱刻本並無知楊氏僞託也今削正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一作畫)羅(一作衣)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一作為)㔩(烏合反)葉(一作㔩)垂(一作插)鬢脣背後(一作身)何所見珠壓腰衱(其輒切一作襟)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

前半從指材處後半段歌舞相業法何等精嚴

當軒下馬微文刺心

結語冷然

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一作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一作坐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一作絡繹送八珍。簫鼓一作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一作合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一作道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音副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慎莫近一作向前丞相嗔。

麗人行

舊書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爲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既成，其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乘馬，于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爲銜𩌏，組綉爲障泥，共會于國忠宅，將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注並引十月幸華清，其實上巳修禊亦必爾也。

肌理細膩 招魂靡顏膩理，王逸注：膩，滑也。

蹙金 趙云：蹙金，實事，唐人常語。故杜牧自謂其詩蹙金結綉而無痕迹。

翠微㔩葉

玉篇匎綵婦人頭花髻飾也趙注翠微一作翠爲匎一作匎匎音匎匌音
洽與匌字連而曰匌匌匌音峇重疊貌海賦云磊匌匌而相連翠微匌嶫
則翡翠微布於匎綵之葉翠爲 衱 吳若本注禮記注交領也爾雅衱謂之裾
匌葉則以翠爲匌帀之葉也 之郭璞云衣後裾也趙云謂之衱世肅
衱則帶腰耳以珠綴 雲幕 西都記成帝設雲幄雲幕于甘泉紫殿世謂
之故言珠壓腰衱 三雲殿西都賦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
第五倫傳竇 大國 舊書太眞有姊三人皆有才貌並封國夫人之號長
憲椒房之親 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天寶七載
幸華清宮同日拜命趙云考長安 駝峰 酉陽雜俎衣冠家名食將軍曲
志虢國八姨也則秦國乃大姨也 良翰有駝峰羹漢書大月氏本
西域國出一封橐駝注云脊上有一 犀筋 酉陽雜俎明皇恩寵祿山所
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爲封橐 賜之物有金平脫犀頭匙筯
鑾刀 西征賦饔人縷切鑾刀若飛 黃門 明皇雜錄虢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驄使小黃門爲御紫驄之駿健黃門之
端秀冠絕一時 御廚 新書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于道五家如一 楊花 樂府楊白花歌辭曰楊花飄蕩
落南家又曰願銜楊花入窠裏 青鳥 山海經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五
裏此何亦寓諷于楊氏也 爲西王母取食者漢武故事王母至
有二青鳥如烏挾侍王母 紅巾 子勃落花蘇蘇 熱手可炙 唐語林
旁沈約詩銜書必青鳥 秋紅巾付後遊 云進士
衆人各樹名中闢成會昌中謂之鄭楊 丞[illegible] 梁史列傳十二載李林甫
殷隆炙手可熱蓋唐時長安市語如此 死以陷忠爲行相十二載

歡宴之中生身世之感有多少低徊也

加國忠可哀。區從之時。舞家爲一隊。隊各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駝馬千餘頭匹。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及秦國先死。獨號國韓國忠轉盛。號國又與國忠亂焉。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衢路觀之。無不駭歎。故杜甫詠引漢宮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麒麟之下。有羣烏迭戲。

○樂遊園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崒（一作萃）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一作地）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眞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靑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一作甲）城仗。閶闔晴開昳（一作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淸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抛得。百罰（一作剗）深盃亦不辭。（英華作辭不辭）聖朝亦（一作已）知賤士醜。一物自（一作但）荷皇天慈（一作私）。此身飮罷無

結語蒼茫之
甚

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 長安志樂遊原在萬年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遊廟在曲江北終其處則今之所呼樂遊廟是也蓋本爲苑後因立廟康騈劇談錄曲江池本秦時隑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其南爲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于中和上巳之節西京雜記長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遊賞後爲寧申岐薛王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士女咸就此登高祓禊帟幕雲布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于都市

晦日 貞元四年勑正月晦日文武百僚賜錢以充宴會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

秦川 長安志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雜錄長樂坡基最高四面山勢皆見杜詩秦川云云是也坐中見得秦川則高可知矣長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面寬敞京城之內俯視如掌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

芙蓉園 雍錄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下亦爲曲江曲江之北又爲樂遊原及樂遊苑漢宣帝樂遊廟也廟在唐世基跡尚存與府之芙蓉園芙蓉池皆相近也宇文愷爲隋營京城以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丁城之東南穿芙蓉池以厭勝之劉餗小說曲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遊城南記芙蓉園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

夾城 韋述西京雜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亘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律陽門

悽奇語奇只在尋常耳目人口說不出耳

陰慘惝恍人會出……奇語在時間……只出言語外之……

誇其命十月發禁仗五王邑駕安城將䀑蕩蕩漢郊祀歌天門開䀑蕩蕩如淳曰䀑讀如迭䀑蕩蕩天體堅青之狀也銀牓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牓張正見詩銀牓映仙宮

渼陂行以下奇句起見遠宗之奇而以無莫測收以哀樂二字總收之仍于此興中寫不盡之致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
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
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氣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
啾空翠來。沈竿續縵深莫測。菱葉荷花靜一作淨如拭。宛
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一云下臨無邊終南黑。半陂已南純
浸山。動影褭窕冲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
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

如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岑參 天寶三載進士釋褐爲右內率府兵曹參軍 渼陂 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胡公泉爲陂十道志曰有五味陂魚甚美因誤名之本屬秦天又說文曰渼陂在京兆鄠縣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通志元末游兵決水取魚水去而陂涸爲田 拭 雜沓雜人拭羊沚拭滑也 渤澥 應劭曰海別支也 沖融 海賦沖融沆瀁 船舷 江賦詠採菱以扣舷楚辭鼓枻而歌王逸曰扣船舷也 雲際寺 長安志雲際山大安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隋置居賢捧日寺 藍田關 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六十八里即秦嶢關也後周明帝從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改藍田關雍錄杜詩水面月出藍田關嶢關在渼陂之東南也 金支 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注樂上眾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爲支相如賦建翠華之旗 少壯 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渼陂西南臺 風致徑似大謝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何乎山的景後半為情

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蒙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崷（一作嵩）崒增光輝。乘陵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鼃黽。知歸俗可忽。取適（一作足）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平聲）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鮫人　海賦其根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江賦鮫人構館于懸流

白閣　岑參歸白閣草堂詩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通志紫閣白閣黃閣三峯俱在圭峯東紫閣旭日射之爛然而紫白閣陰森積雪弗融黃閣不知所謂三峯相去不甚遠

嚴鄭　前漢王貢兩龔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三輔決錄云子貞名樸君平名遵稽康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張邴　謝靈運遊嶺門作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注謂張良邴曼容也

便靜　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一作置）馬堂階下。醉則（一作卽）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四（一作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一作近）有蘇司業。時時與（一作乞）酒錢。

蘇司業（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以進士第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乞（淅淳詩話乞與也。乞去既切）

○夏日李公（一云李家令）見訪（李時爲太子家令　黃鶴曰按宗室世系表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旁舍頗淳朴。所願（樊陳竝作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去聲）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鬭（一作喧）。葉密鳴蟬稠。苦道（一作遭）此物聒。孰謂（陳作話）吾廬幽。水花晚色靜（樊作淨）。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

盡更起爲君謌。

水花 崔豹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illegible]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閬風入轍跡，曠一作廣原一作野延冥搜。沸一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一云靈湫斯一作新可佳一作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澹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一作徵綃，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

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一作收）復歸

虛無底化作長黃虬（一云龍 一與虬）飄飄（一云飄颻）青瑣郎文采珊瑚

鉤浩歌淥水曲清絶聽者愁

東山（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溫湯在山下開元後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盡而歸）陰火（海賦陰火潛然）曠原（吳若本注原崑崙東北脚名也穆天子傳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大曠原萬四千里）百丈湫（長安志冷水一曰零水在臨潼縣東三十五里亦曰百丈泉水經注冷水出肺浮山歷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寰宇記百丈水即冷水之別名郊祀志湫淵祀朝那）龍用壯（長安志陰盤城漢縣湯泉水在陰盤故城東門外去縣十五里往來大路必由此城行人憧憧無所留礙近古帝王未嘗經度必近廻城西別開御路貝觀小乘輿將自東門入湯泉水岸深數丈時水暴漲平岸又見物狀猪象踰土門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內丈所在闊尺八分冬乘輿自南入行至半城黑氣自城東北角起倏忽滿城從官皆相失上策馬踰城趣官路下至渭川雲氣稍解侍臣分散尋求乘輿所在上悵然遺官數日不出翰林學士通事舍人王翰作芥容問上之詞曰龍躍湯泉雲斷廻龍飛香殿氣遲來龍潛龍見雲皆應天道常然何問哉劇談錄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雨暴

作有能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週從數俚
大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漶湛若疏鑿

寒七發莛螘假寒微綃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劉淵林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潛祝豪

牛穆天子傳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天子奉璧南面曾祝佐之說沈牛豕羊又文山之人歸遺獻牥牛二百天子與之豪馬豪牛金蝦

蟆酉陽雜俎有人夜見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月者陰精后妃之象祿山昭約楊妃誓為子母通宵禁掖暱
伊蟆爐和土開之出入臥內方此為蕭蘭城侯之獲厠刑餘長黃虬
又奚足尚方諸蝦蟆之入月詩人之託諭不亦婉而章乎
安祿山事蹟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臥化為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
之玄宗曰此豬龍也無能為者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溫泉為祿山造宅至
溫泉賜浴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後三日
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繃子繃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歡呼動地玄宗
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了又賜祿山是以戲笑玄宗就
觀之大悅十三載祿山入朝歸范陽玄宗御望春亭脫御服以賜之祿山
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淇門順流而下所
至郡縣令船夫持舉板纜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日行三四百里十四
載玄宗遣中使馮承威賚璽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令召卿至
十月朕于華清宮待卿十一月祿山起兵反夢弼曰楊國忠言祿山必反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即至見上于華清宮此祿山淵晃之由
故曰拔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也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

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之不聽國忠欲收祿山貴妃必不肯黃曰至尊顧之笑王毋不肯收也續遣歸范陽祿山遂反昔非復歸處舞既化作長黃虬乎

夜聽許十損（一本作許十一。一本作許十，無損字）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一作混）遊衍四座皆（一作俱）辟易應手看捶鈎清心聽嗚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一作鸞）自超詣翠駮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

五臺（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太平寰宇記五臺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石壁（續高僧傳曇鸞或爲巒雁門人也家近五

并作敵物而對偶極整列成一段高整密張徹等篇便是此種

臺山後住汾州北山石壁寺中卒 **槃可** 舊書達摩傳慧可慧可傳粲 **捶鉤** 知北遊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鄒云捶者拈捶鈞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 **紫燕** 昭陵六馬贊紫燕超躍 **駮** 爾雅駮如馬鋸牙食虎豹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一作用厚地一作力。卻略羅峻屏。雲闕一作殿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一作霧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晚一作曉知曙。祠官一作臣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一云日繼夜正異云日相繼。惟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一作於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一作巢一作宿巖扃。高岳前嵂崒。洪河左瀅濙瀅玉篇同濙胡泂烏迥二切無瑩音濙字玉篇韻書俱無毛氏據此詩增恐非當作濴。金城蓄峻趾。沙苑

交廻汀。永與奧區匝。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眞一作宜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遺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一作逾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侯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陵濁涇。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署一作宇容一作客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橋陵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十七年十一月謁橋陵上望陵涕泣改奉先同赤縣以所管三百戶供陵寢長安志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豐山封內四十里陪葬太子三公主三　象設招魂象設君室注象法也言乃爲君造設第室法象

舊隱坡陁 哀二世賦登坡陁之長阪匡繆正俗坡陁者猶言靡迤耳 金城 史記秦孝公九年築長城簡公二年塹洛故云自鄭濱洛今沙苑長城是也三秦記云在鄭城東五十里秦築長城卽是塹洛也賈誼云關中之固金城千里愚謂指長城也舊注引京兆始平之金城非是

下杜 水經注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長安志下杜城在長安縣南一十五里秦杜縣宣帝修杜之東原爲陵曰杜陵縣更名此爲下杜城東有杜原城在下故曰下杜困學記聞石門霧露白玉凝苺苔青舊史鄭顒愛爲聯句與此同

沙苑行 以龍媒字起以巨魚結首尾相應章法自好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水 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一云騰西域 每歲攻一作收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一作朝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一作內外馬數將盈億 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

高奇古[illegible]
有逸神

權奇難具論。纍纍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一作蹯）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泉（一作海）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沙苑 元和郡國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二十里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唐六典沙苑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水經注洛水東經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寰宇記白水縣其境東南谷多白土因名白水 周墻 西都賦西郊則有上囿禁苑繚以周墻四百餘里 天廄 六典六閑左右凡十有二閑分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馬 歸至尊 唐六典使司每歲簡細馬五十匹敦馬一百匹進之今本六典云凡任牧之馬皆印誌云印以監名若擬送尚乘不用監名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左髆以飛字印左髀 角壯 赭白馬賦分馳迴場角壯永埒 泉出巨魚 泉出吳若本注作海出後漢志按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驄馬行 太常梁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此首是寫馬駒句句見筆法從[illegible]
[illegible]二句意出自見本旨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荊作碨礌連錢動。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一云嚴公有之天廄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荊作夕一作晨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于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一作若騏驎地上行。

隅目 西京賦隅目高匡，薛綜曰隅目角眼視也，相馬經曰眼欲得高匡。

肉駿 東坡曰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項下垂胡側立，倒顯毛生肉端，番人曰此肉駿也，乃知驄馬行肉駿碨礌當作肉駿耳。

晝洗 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荊越 張說隴右監牧

朔朝仰瞻眉夕洗天泉太白天馬歌雞鳴刷燕暮秣越

去矣行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採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餐玉法，後魏書：李預羨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藍田山，通典地理志：藍田縣本秦孝公置，山出美玉，三秦記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美玉，故名。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

此詩是亂于未亂之先，患密之思，然如見

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一作腹)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一作遂)日月生逢堯舜君(一云堯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一作難)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一作遣)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一作能)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一云聖君)留懽娛樂動殷樛嶱(荆作膠葛一作蟉蝎一作福蝎嶱一作湯嶱)賜浴皆長纓與宴(一作讌)非短褐彤庭所

呼應在此正從行路所經見也

家中窮苦之狀亦與榮枯咫尺異相關

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一作箠）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
筐篚恩實欲（一作願）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
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
堂舞（一作有）神仙煙霧散（一作蒙）玉質煖客（一云常）貂鼠裘悲管逐
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一作猶）路有
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一作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
又改轍群冰（一作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一作且）可越老妻寄（一作旣）異縣（一作奉先）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
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一作家）號咷幼子飢（一作餓）已卒吾寧捨
一哀里巷亦（一作猶）嗚咽所（一作至）愧為（一作何）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

秋未（禾一作）登。貧窶有倉卒。生常（一作當）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一作）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一作際）終（一作）南。澒洞不可掇。

奉先 西魏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改為奉先縣隸京兆府以奉睿宗橋陵十七年昇為赤縣去長安一百五十里長安志蒲城縣秦名重泉後魏曰南白水又改蒲城開元四年建睿宗橋陵改為奉先縣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縣

驪山 人下寰宇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二里即藍田山也雍錄溫泉在驪山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侈蓋即山建立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益著大抵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

蚩尤 羽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韓子曰黃帝駕象車與力並轂蚩尤居前皇覽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余按此正十一月初借蚩尤以喻兵象也

鬱律 西京賦隆崛崔崒隱轔鬱律

羽林 唐會要垂拱元年置羽林軍應劭漢紀注林喻林木羽若羽翼

樂動 開元天寶遺事貴妃生日宴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為曲劉禹錫華清宮詩言昔太上皇常居此所年空中聞清樂往往來列仙

樛嶱 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魯靈光殿賦洞轇轕乎其無垠也甘泉賦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張衡南都賦其山則崆峣嶱嵑注山石

長短句相錯於
極純中節解之
相大佳

高峻**賜浴**津陽門詩注曰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之觀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華捧湯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爲鳧雁於水中上時于其間泛鈒鏤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孔帖云李適賜浴溫湯給香粉蘭澤安祿山事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弟韓國妹妹並賜新豐所止之處皆賜御膳命溫泉賜浴將士並賜浴賜食賜錢玄宗詔日幸望春宮以待**官渡**即從渭之渡也詩注引襲志官渡謂其長安志橫灞官渡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入藍田路**天柱**水經注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澒洞**許慎注淮南子澒讀如項猶之項澒讀如洞遊之同呂汲公詩譜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詠懷詩是月有祿山之亂按祿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書至長安玄宗猶未信故此詩言歡娛聚斂致亂在旦夕而不言祿山反狀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英華題云新畫山水障 一作奉先尉劉單宅作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

數得煙雲恍惚見畫品之妙

寫畫境極其飲染

一結有無窮餘意正片山水相關

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夾注：玄一作懸。裂一作坼。乃一作恐。城一作滿。英華一云滄浪之水深且闊。英華云欹岸側島。貌音邈。）

赤縣劉爲奉先尉寫其邑之山水故曰赤縣劉。祁岳宋景玄唐朝名畫錄李嗣眞畫錄云空有其名不見蹤跡二十五人祁岳

在李國恒之下學畢法郝樂遷山東詩有時議爽處遠出沉上案床頭蒼梧雲藤下天台松贊者唐仲云疑即其人岳之與樂傳寫之誤也

楊契丹張彥遠名畫記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沙門法琮云六法備該殊豐骨氣山東體製兄屬斯人品在閻立本下李云田楊聲伴董展昔田楊與鄭法士同于京師光明寺畫小塔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覘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障蔽楊亮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物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服

天姥寰宇記天姥山在剡縣南八十里名山志曰山上有楓千餘丈蕭蕭然吳錄云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聒耳元嘉中遣名畫寫狀于團扇即此山也謝靈運詩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壯遊詩歸帆拂天姥蓋嘗遊之地故云借然坐我天姥下也

若耶溪寰宇記在會稽縣東二十八里水經注若耶溪水上承嶕峴麻谿谿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垂崖俯視猿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欅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聯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

雲門寺會稽志雲門山在縣南三十里水經注山陰縣南有五筍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宇割澗延流盡泉石之好南史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

青鞋布襪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公方悲亂思孔李載或在剡中欲往從之而不可得故曰我獨胡為有泥滓草堂詩箋序于自京赴秦先幾之後

本詩時人有慨只以數字寫之忽入兵亂語意境飄忽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天寶十五載五月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闃。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一作迴）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急（一作息）。動靜隨所擊（一作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道（一作適　一作通）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覿。坐久風頗愁。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煙氛（一作氣）藹崷崒。魍魎森慘戚。崑崙崆峒顛。迴首如（一云知）不隔。

寫得凡切後淡只將岳氣二句作襯如此換筆法真是妙境

前軒頹（一作摧）反照。巉絕華岳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一作煙）積。玉觴淡無味。□□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敵）。猛將紛填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來（一作未）釋。欲告清宴罷（一作疲）。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白水（元和郡國志白水漢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也後魏置白水郡南應白水因以為名唐屬同州）南縣（舊注南縣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水之南寰宇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地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為名廢帝三年改為蒲城開元中改為奉先縣白水則後魏所置縣及白水郡也公從奉先而來術其舊名故曰南縣也）仙伯（舊注梅福作尉人謂之仙尉故呼少府為仙伯）

雕□（宋玉諷賦為臣炊雕□之飯大招設菰粱只注菰粱蔣實謂雕□也）相公軍（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拜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以討祿山明年正月加[illegible]同平章事八月翰兵敗于靈寶）三歎（左傳魏子曰誰曰唯食忘憂[illegible]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時作）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一作穹）谷。火雲無時出（一云出無時），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蓊（音烏）匌（音閤又音盍）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音匐）。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坼岸去（一作摩），漱壑松柏禿。乘陵（一作淩）破山門，迴斡裂（一作倒）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一云亦）黲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

足雲雷此（一作也）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三川（元和郡國志三川縣本漢翟道縣地以華池水黑源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因爲名開皇三年屬鄜州）華原（長安志華原縣本漢祋祤縣之地貞觀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門縣以華原同官二縣屬雍州大足元年隸京兆府椰子原曰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縣凡九）土山（元和郡國志土門山在華原縣東南四里）蓊匌（海賦磊匒匌而相豗注匒匌重疊也）漂沙（海賦彩沙礐石蕩颺島濱）乘陵（宋玉風賦乘陵高城）山門（即土門山也山有二土門故曰山門）地軸（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交洛（元和郡國志隋開皇十六年分三川洛川二縣置洛交縣屬鄜州洛水之交故曰洛交寰宇記洛交水在縣南一里洛水交會之所）及關（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

鮑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公自京兆之奉先明年夏五月自奉先之同州白水縣又自白水之鄜州途出華原是趙雲武將所經處也同州在華原東百八十里華原北至坊州百八十里坊北至鄜州四十五里豈非公自白水西北至華原又自華原北至坊復自坊北至鄜也後有玉華宮詩玉

華宮任坊州宜春縣

○悲陳陶 此悲官軍之失利也三四語見賊勢之盛兵力之不足也結語見不可以一 收句自注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一作廣天清一作晴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一作雪洗箭，仍唱一云撥箭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一云前後官軍苦如此

陳陶 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請爲兵馬元帥收復西京。辛丑與賊將安守忠戰于咸陽縣之陳濤斜，官軍敗績。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殺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雖錄陳濤斜在咸陽，李晟自東渭橋移軍西上，與李懷光會于陳濤斜是也。未幾陳濤斜時，琯已先至便橋，露要既敗，又爲中人所促，并與南軍而敗，人事失之也。

悲青坂 此與前詩意同都人望救日夜而官軍勢弱自應持重乃房琯之再敗以中人促戰而失公蓋爲琯悲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

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樊作晚樂蕭颸。一作颶一作飈

青是烽一作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

倉卒。

青坂癸邪琯又率南軍卽戰復敗東坡曰琯旣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等促戰倉皇失據遂及于敗故後篇云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青坂地名未詳陳濤斜在咸陽房琯師次便橋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架渭水上則青坂去陳濤便橋當不遠

太白窟太白山在武功縣去長安二百里琯先分三軍劉秩將中軍自武功入故曰飮馬太白窟

芽元龢曰肅宗已入賀蘭進明之謗而使房琯將兵人主嫌疑于上小人窺伺于下持重有伺焉知非勝機而中人趣敢促戰敗師之罪琯不任受也琯以宰相將帥若非主上見疑何至使中人監制若琯幸而勝則肅宗之疑愈深進明之謗滋甚琯惟不敢望一州他日欲加高力士陳玄禮亦不可得矣琯旣敗帝猶未敢卽廢假琴工之事發怒斥之旣廢而朝士多言琯嘗包文武可復用帝益不能容由此言之唐世公議猶足重也

○○哀江頭皆因曲江之勝而有感於今昔之不同以貴妃事深致悲悼清渭劍閣爲下半言結語指出亂離之景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鎻千。

[illegible]刻之詞[illegible]
亂之所由說至
污遊魂傷心蜀者
真是詩史

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一作嘴）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一作）仰射雲。一箭（考異作笑 蔡君謨作發）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一云望城北）

少陵 雍錄少陵原在長安縣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顏師古曰即今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他書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 **江頭宮殿** 舊書文宗能詩常誦杜甫曲江行云云始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命濬曲江池爲宮殿以壯之 **細柳新蒲** 康駢劇談錄曲江池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 **南苑** 即南內興慶宮也 **同輦** 漢書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載 **白馬** 明皇雜錄上幸華清

起語似古歌謠風致

宮貴妃姊妹各賜名馬以黃金爲銜勒　一箭 潘岳射雉賦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　清渭 丙申次馬嵬驛上命力士賜貴妃自盡驛在興平縣縣在府西百餘里玄宗由便橋度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劍閣以達成都　忘南北 陸游筆記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惶惑避死不能記孰爲南北也荊公集句兩篇皆作望城北蓋傳本偶異耳北人謂向爲望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不能記南北之意

箋曰此詩興哀于馬嵬之事專爲貴妃而作也鍾黃門曰哀江頭卽長恨歌也斯言當矣清渭劍閣寓意于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劍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汙遊魂之處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行宮對月夜雨聞鈴寂寞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卽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興哀于無情之地沉吟感歎瞀亂迷惑雖□騎滿城至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謂有情痴也陸放翁但以避死惶惑爲言殆亦淺矣

○○哀王孫 全是古樂府聲情其寫時事如聞悲嘆之音

長安城頭頭白烏 樊作多白烏一作頭白烏 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 一作來 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無限悽惻用意
善保千金軀句
以末二句慰之者
正見其可哀也

肉不待（一作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一作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一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一作駱）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一作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一作徂）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哀王孫 舊書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沾濕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平明旣渡渭即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置頓通鑑上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

三衙充仗衛𥝠門記校則宮人能出中外擾懷不知上所之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

延秋門 雍錄[illegible] 自苑西門出在唐為苑之延秋門在漢為都城直門也既出即由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後改為通光殿西出即延秋門

乞為奴 于寶晉紀總論劉淵王彌之亂將相侯王交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

在野 光武紀赤伏符曰四夷雲集龍鬬野

橐駝 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駱駝運御府珍寶于范陽不知紀極

朔方 哥舒翰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萬拒賊敗績于潼關

傳位 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于靈武安祿山事迹祿山深宮高居殘虐日恣酷如狼虎百姓騷然間諜日至士庶潛議亡歸知肅宗至靈武皆企望輒相傳曰皇太子從西來也人皆奔走市肆為空

南單于 光武紀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藩稱臣開元中玄宗使郭知運討逐回鶻退保烏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肅宗即位九月南幸彭原遣使與回紇和親二載二月其首領入朝

花門 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

剺面 後漢耿秉傳匈奴或至剺面流血剺郎旁字

狙 史記索隱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

箋曰至德元載九月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騏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刳其心以祭安慶宗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當時附逆之臣必有為賊耳目搜捕皇孫妃主以獻奉者不獨如孝哲輩為賊寵任者也故曰王孫善保千

金鞭又曰衣袱上絲頭勿疏危之也亦戒之也有宋靖康之難舊臣爲金人搜索趙氏遂無遺種讀此詩如出一轍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四詩古律相錯乃知古人詩不苟分體也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一作倒）扉（一作屣又作履）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一作飯）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媿辭。黃鸝（一作鶯）度結構，紫鴿下罘罳（一云芳菲）。愚（一作芳）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大雲寺　長安志大雲經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懷遠坊之東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爲大雲經寺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鷲電影徹琉璃之道逍拖宛虹光遍水精之域　罘罳　酉陽雜俎上林閒多呼殿榜栢護雀網爲罘罳其浅傑如此禮記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列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王莽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

外罘罳、鹽鐵論曰垣闕罘罳、言樹屏闕角所架也、雅錄罘罳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鎖、其狀扶疏、故曰罘罳、其制與青鎖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在宮闕則爲闕上罘罳、在陵寢則爲陵上罘罳、禮記疏屏亦其物也、又有網戶者、刻爲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後世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窗以護禽雀者、文宗出獻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元微之詩罽索西臨太液池、皆眞網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一作春）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白氎 後漢南蠻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白疊 扶南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

圖畫 長安志寺內有三絕塔、塔內有鄭法輪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張彥遠名畫記大雲寺東浮圖北有塔、俗呼爲三寶塔、隋文帝造、馮提伽畫車馬、并帳幕人物、已剝落、東壁北壁鄭法輪畫、西壁田僧亮畫、外邊四壁楊契丹畫本行經、塔東又手下畫僧邪雙月隨人物轉形、塔下三階下贊野雜畫、似是張孝師、西南淨土院造殿僧至妙、失人名

燈影照燃䃜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銀鐺
天黑閉春院地清樓暗芳玉繩迴斷絕鐵鳳森翺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時西郊逆賊猶官軍未巳
銀鐺西域傳注銀鐺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今殿塔皆有之舊注以爲殿角懸鈴非是鐵鳳西京賦鳳騫翥于甍標咸遡風
而欲翔薛綜注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六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長安志寺內有閣東西相值
齋兒汲井去誰慣捷海錄作慣健猱上一作在手雲灑不濡地掃除
似聽簫明一作晨霞爛復閣霽霧搴高牖側塞被徑花飄
紆香塽一作堦林眼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深心
那能總鉗口奉一作所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決決一作淡淡泥污
人所所國多狗既未免齧一作寓時來憩奔走近公如

白雪。執熱煩何有。

井華本草注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是複閣長安志此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臺听听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芹補注狺音垠渴巳倉曰吁疑當叫笑貌上林賦無是公听然而笑與此意義殊遠蔡夢弼云字當作听按玉篇听音牛佳語斤二切字通借故

引九辯

良友論文所咢
樂而時方不諱
得不哀此所從
之于辭也

杜工部集卷之二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古詩四十二首 避賊至鳳翔行在及歸鄜州還京師出華州作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翰一作傑。開筵上日一作月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一作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坐中薛華善一作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一作無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

通篇以醉字為結構

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一作金）盃如澠之酒常快意亦如（荊作不知）窮愁（荊作安知窮達）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上日（尚書正月上日孔安國注上日朔日也）急觴（謝靈運詩急觴盪幽默）山東（舊唐書曰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去之齊魯舊史稱白山東人蓋史誤也按舊書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錢希易南部新書亦同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亦云山東人李白蓋白隱于徂徠時人皆以山東人稱之故杜詩亦曰山東李白輩以史為誤而希易反以世稱蜀人為誤皆非也近時楊慎据李陽冰親願序欲以為東山李白陽冰云歌詠之際屢稱東山蹤云遊頓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此亦偶然題目豈可援据為稱謂乎楊好奇曲說吾所不取）何劉沈謝（梁書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鮑照（宋景文筆記金陵人得石刻作鮑昭照唐人諱天后名書照為昭）

。晦日尋崔戢李封（月晦日）（晦日謂正曲折得情亦自陶公儀出而感慨更深）

朝光入甕（一作方）牖尸（一作寢）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此敘晦日出門求友）

通首關合在酒
証阮公亦在弱
一場正見不待了
歸之于酒也

和柔。興來（一云得興 一云乘興）不暇嬾。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一作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一作懽）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一作有）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下士。至（一作志）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一作獨）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一云自高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一云與）慰沈浮。

○雨過蘇端（端置酒）

雞鳴風雨（一云雨雲）交，久旱雲（一作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
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一云飽）跡便（一云更）掃。蘇侯得數過，歡
喜每傾倒。也復（一作復也）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
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一作秀）牆隅草。親賓縱（一作絕）
談謔，喧鬧畏衰老。（畏一作還）況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
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蘇端（前卜闕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困學記問楊綰諡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兩端豈即斯人與）

喜晴（一云喜雨）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一作蕭蕭）（長雨過）春增
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一作杏）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
無涯。干戈雖橫放，慘澹鬬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

每用對句見力從顏謝化來遂將二句警鍊入情

未除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一作杇）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慚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一作雲）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一作同）咨嗟

陵陂（莊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程攜酒饌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一作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一作中）老柏青義動修蛇螫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

通首只在思家而憂國之心自不可掩

攜酒以待

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一云庶羞明但）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泮莽（草堂本作漭）后土濕念（一作遠）君惜羽翮（一作意）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鬧呼向禽急

述懷一首（此已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序事相與用意沉鬱公之間關險阻國家于此可見）

去年潼關破妻子（一作公）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一作國）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一作岺）猛虎場鬱結迴我

處理家事忽說一句轉出至尊此老一飯不忘君于此可見

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一作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一作咽）臥數日（一云數日臥嘔泄）。那無（一作能）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一作訴）。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一作看）天色改，坐（一作旁）覺祅氣（一作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一作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一作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

前以特書作特
後以致望三音循
結

拔官軍。詞深入蒼銳何（一作何陂 銳本作鋭）俱發此舉開青徐旋

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

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一作昨）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一作暫）

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

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

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

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北征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公遵避山之亂自行在往鄜州故以北征命篇 鄜畤 元和郡國志漢爲上郡雕陰縣之地後魏爲鄜州因秦文公夢黃蛇自天降屬于地遂于鄜衍立鄜畤爲名天寶元年改爲洛交郡乾元元年復爲鄜州 天吳 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爲天吳爲水伯虎身人面八尾八足背黃青色 畫眉闊 劉績霏雪錄云唐時婦女畫眉尚闊北征

云狼藉畫眉闊張籍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回鶻 至德元載九月回紇遣其太子葉護領兵馬四千餘衆助國討逆肅宗宴賜甚厚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王爲兄同收西京十月從廣平郭子儀入東京肅宗書回鶻北□稱僭曰韋紇亦曰回紇元和四年遣使請改回鶻義取回紇輕捷如鶻也

擒□月 酉陽雜俎山駁李白製□無人言太白人乃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

誅褒妲 衆恭曰唐人詠馬嵬事劉禹錫則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樂天則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官軍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殊云云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楊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陳將軍 許彥周云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陳玄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匡復之功故以誇國許之余謂微爾人盡非猶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推許之至矣

大同殿 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唐畫斷曰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駟令往寫貌吳道子大同殿圖之高力士外傳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云云

白獸闥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王莽傳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山堂考索開元中韓鴻集白虎庭本則唐亦有白虎之號也顏魯公康使君碑文國安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紫荊樹 陸士衡豫章行三荊歡同株

徒步歸行 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輕肥 時當肅宗括馬之後故曰不復能輕肥也 追風 古今注始皇七馬一曰追風 驃 說文驃黃馬發白色一曰白鬣

節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舊書十五載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遺新書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　唐授左拾遺誥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　右勅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

麻鞋 吳曾漫錄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非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貧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行詩不泛離別語俱有大關係處所以爲雄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萬里之行說得
慷慨如許

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埽。此行收（一作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一作闕）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尊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一作漫）。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涼州 漢置涼州，河西五郡皆屬焉。武德二年置河西節度使，天寶元年改武威郡，乾元元年復為涼州。 族父 至德二載五月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為河西節度使。 西極 祿山亂中，蕃戎乘隙暴掠，至德初取涼州及武威等諸城，入臣石堡。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卻跨沙漠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一作居）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生（一作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一作比）。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一作以補闕徵入，柱史晨征憩近行）。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一作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一作別）帝。恨無匡復姿（一作資），聊欲從此逝。

威弧（天文：弧矢星） 漢中（漢中，古梁州之境。唐置梁州，天寶元年改漢中郡，乾元元年復為梁州。） 淮湖稅（西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通鑑：第五琦見上于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

運至扶風以助軍七曜曆漢志註日月五星爲七曜三軍勢張千秋臨洮明友偏粗選大將軍問咸陽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送從弟亞赴安西一云河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一作茫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爲灰。君臣俱一作皆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浩然未一作清海天軒輊。一作轅未詳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一作虛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

不羶。蘆（一作魯）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以此作）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論事 舊書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于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爲河西節度辟爲從事累授評事御史 兵法 藝文志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宗廟 肅宗紀九廟爲賊所焚上入長安素服哭于廟三日 清海 元和郡國志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 流沙 元和郡國志居延海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若風吹流行故曰流沙 武威 漢武帝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一郡謂之河西五郡地勢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間隔絕西羌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自建武初大亂而河西獨安天寶元年復爲武威郡是時以吐蕃來侵陷河西故曰須存武威郡也 石鼓 擇山石鼓七鼓謂之崔嵬 黃羊 大觀三年郭隨使口常聞此詩以問口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覺 蘆酒 縣穀釀成可採酤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蘆暮筆作口引口酒千鍾不醉人爲語莊綽雞肋編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麞鹿人取其皮以爲衾褥有口人造脯酒以蒸管吸于瓶中杜詩黃羊蘆酒蓋謂此也 鼓車 南史王融謂宋弁曰若千里斯

至聖上嘗篤敘事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所)與(咸)子(在)同(此)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畱。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一作志)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初)目視(凡)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一作長驚)。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以同)才俊(令書)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古色(一作邑)沙土裂。積陰雪雲(一作霮䨴)稠。(一作積雪陰雲稠)羌父豪豬靴(一作帽)。羌兒青兕裘。(皆作漢兵濕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一作嵐)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

秋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不復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鬭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同谷 寰宇記秦置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乾元元年復爲成州自至德之後吐蕃侵擾百姓流散諸縣並廢爲鎮 **軀幹** 晉書隴上歌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 **弱水** 元和郡國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寰宇記弱水東自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北二十三里刪丹漢舊縣屬張掖郡 **枹罕** 元和郡國志河州枹罕縣本漢舊縣屬金城郡故罕羌侯邑後魏至唐河州皆治此水經注應邵曰故罕羌侯邑也地理志曰離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 **使君** 鮑曰洮以爲當在洮州乃是之子仕宣宗時非此所送人地 **仇池** 成州南八十里有山曰仇池即白馬羌之處辛氏三秦記曰仇池山上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絕壁萬仞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固也西晉末爲氐楊茂搜所據立宮室囷倉皆爲板屋 **豪猪** 長楊賦搤熊羆拖豪猪本草圖經豪猪鬣間有豪如箭能射人陝洛江東諸山中並有之 **青兕** 招魂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說文兕如野牛青皮厚可為鎧月窟長楊賦西壓月𠉲服虔曰𠉲音窟月所生也

塞蘆子明說思明秀巖有西窺之意故欲塞蘆子關以扼之則西京可保定而舊說以為脩吐蕃者何謂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

意在末四句所以欲先發以制人也

蘆子元和郡國志塞門鎮在延州延昌縣西北三十里舊本在夏州寧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余鎮所安置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十八里寰宇記延州天寶元年改為延安郡西南至長安九百里五城沈括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興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考杜詩云云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寰宇記延州東北到隰州黃河界二百二十里會要夏州朔方縣長慶四年

節度使李菡乘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通鑑祿山反邊兵精銳者踰于等五城于盧子關北以護塞外**東征**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至德二載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猶饗食之**思明秀巖**行高秀巖自大同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薛大夫**舊書賊據長安陳倉令薛景仙率衆攻扶風郡守之由是關輔豪右皆謀殺賊賊故不敢侵軼通鑑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景仙之功也

箋曰是時賊據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趨太原崤函空虛公以爲得延州精兵萬人塞蘆關而入直擣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首言五城削杞惜其軍處無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秀巖自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巳二賊欲取太原長驅朔方河隴而長安西門之外皆爲斂壘故曰迴略大荒來崤函蓋虛謝也疾驅塞蘆子言塞蘆子而疾驅長安非塞之塞也薛景仙守扶風開輔齧賊取道扶風與景仙合力則收復尤易也故曰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此公之深意也王深父以爲不當撤西備而爭利于東宋人又有謂塞蘆子以拒吐蕃者荊公極推深父不應無識至此此詩所論乃至德二載未收京時事與留花門似非一時之作或事後追記之也

彭衙行

甚悲切

說盡艱險与新婚別篇筆法一派而從身歷見精意

前叙避賊之狼狽後言孫宰之殷勤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一作門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一作鳴不見遊子還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一作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一作濕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一作最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周晉作同一作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懽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

意在不忘孫也

末四句收拾完密

出筆甚警正是中興氣象

結處開合

起用虛意籠起

次以定事承之

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彭衙 元和郡國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也 寰宇記彭衙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闕于夫

躬 貂命 漦涕泗 流分 闔 台 戰曰 椹 闕 漦 泗 猶 干也

北征 歸至鳳翔墨制春容大篇上源二雅下授騷賦始能辦此看其起結精嚴轉折道勁自是小家數所能髣髴也

公在鳳翔家在鄜州作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一作危）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一作來）辭詣闕下。（一云闕門）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一作往）道途（一作路）猶恍惚。乾坤含瘡痍。（陳浩然本作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一作素）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

一路叙景物忽接戰場一段閑念昔接入歸家化工之筆

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帶 一作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一作酸）齊結實。緬（一作繆）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一作[illegible]）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一作梟）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一作[illegible]）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敗）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一作隨）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一作廻）。悲泉共幽咽（一作鳴）。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一作纔）過膝。海

尾廣韻馬黃白色日驃

玉華宮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一作極）蕭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玉華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詔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卑陋。二十二年，詔曰：即澗疏隍，憑巖建宇，土無文繪，木不雕鏤，檐鋪首以荊扉，變綺窗于甍牖。地理志：貞觀二十一年置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七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為玉華寺。寰宇記：廢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西四十里，貞觀十七年置，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于九成宮。

鬼火 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云：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迥（一作迴），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一作）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一作）松倒，揭𡾰（一作）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一作回）首。

九成宮　在麟遊縣西一里，本隋仁壽宮，開皇十三年，楊素于岐山北建，平山堙谷，館宇相屬，督役嚴急，作者多死，高祖不悅，及幸新宮，遊觀乃喜。貞觀五年，復修宮以備清暑，改名九成宮。土囊　風賦：風生于地，浸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也。立神　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置官　地理志云：周垣千八百步，並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雕牆　魏徵九成宮醴泉銘序：九

成宮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迢遰百尋下臨則峥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

太白 吳若本注云謂肅宗至德二載次于鳳翔時也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贈秦少府歌去年行宮當太白

羌村三首 三首次第不易不可增損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一云客行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一作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令遯齋詩話言更互秉燭也陸放翁云夜深宜睡而復秉燭見久客喜歸之意遯齋閒覽平聲妥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一作多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

聊以相慰復見憂時之思

語意跌蕩別有趣杜公詩頗祖此種

慮賴知禾黍（一作黍秫　一作黍稌）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已字且字俱有呼應）

群雞正（一作忽）亂叫客至雞鬬爭（一云正崖）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一作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一作郎）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一作餘）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偪仄行贈畢曜（一云偪側行篇中字亦作偪側英華作贈畢四曜）

偪仄何偪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一作未敢）愛微軀（一云懶相訪）

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一云已令把牒還請假）男兒信（一作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一作又）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一作宜速）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偪仄（上林賦偪側泌瀄。司馬彪曰偪側相逼也）官馬（至德二載二月上幸鳳翔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江華太守）請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中以六十日爲限。元嘉起居注云請急時跨月有違憲制。唐令諸京官請假職事三品以上給三日五品以上給十日）通籍（元帝紀注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省禁相應乃得入也）相就（鮑照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恆有沽酒錢）三百（鶴曰唐初榷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貴肅）

宗以稟食方缺乃禁京城酤酒建中三年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貞元二年斗錢百五十真宗問唐時酒價丁晉公引此詩以對丁蓋知詩而未知史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一作種）尤異是龍脊。（一作虎）李舟名父子。清峻流（樊作時）輩伯。人間好少（一作妙）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煇（一作燀 樊作炟）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一作二）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一作已如）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閨（一作門）籍。小

來習性嬾晚節[一作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

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

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陳作忍滌]饑哀號待枯

麥時哉高飛鷰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

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夙昔

李舟 宗室世系表舟字公受虔州刺史隴西縣男父岑水部郎中智州刺史石表先友記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具道大顯被讒嫉出爲刺史嚴維寄李舉國史補初恢諸自質如常輕薄自翻詠近代機警有李舟裴武又云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烟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 褒斜 西都賦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日褒北日斜長四百七十里其水南流

洗兵馬 收京後作 收京此詩以中興二字爲主而有望于廟廊之一洗兵氣事致太宗之盛也前半結仍四語將諸將深望相臣此一篇之大局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一作夜又作夕]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

前言諸將之功也東已後之三豪傑之力也此日前已定之事

後言相臣之任當爲書後之圖書為且之計也此日後致望之事

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淸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淸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鶴禁通霄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

冒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西溪叢語）（舊本作角）撰河清（一云濟河）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有淨字）長不用

洗兵馬 西溪叢語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洲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收山東 十八廣平王統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郭子儀等與賊戰于陝城之新店官軍與回紇夾擊大敗之安慶緒自苑門夜遁走河北保鄴郡廣平王入東京

朔方 舊書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闕輔至彭原郡房琯敗于陳陶斜方事討除而軍半殲惟倚朔方軍為根本

蒲萄宮 葉護自東京還宴之于宣政殿漢書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禁

空峒 雍錄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即笄頭山涇水之所發源也元和郡志隴山在隴州隴山之北即靈州靈州即靈武也肅宗即位靈武南回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樂之地矣南部新書崆峒山在松州屬臨州西北界蜀破後路不通即古之崆峒也

關山月 樂府解題關山

月傷別離也**成王**乾元元年三月廣平王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為皇太子**郭相**吳若本注郭子儀**司徒**

李光弼**尚書**僕固懷恩武云王思禮收兩京遷戶部尚書懷恩雖有功止詔加鴻臚卿上元二年始加工部尚書賞郎是懷恩八哀詩哀恩

體云爽氣春淅瀝亦與此詩語合**鶴禁**類聚太子晉乘白鶴仙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白帖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

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問寢**肅宗即位下制曰復宗廟于函雒迎上皇于巴蜀道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畢矣上

皇至自蜀即日幸興慶宮肅宗請歸東宮不許此詩援據寢門之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為君也顏魯公天下放生

池碑云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朕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是故以此諫也高力士傳

太上皇至鳳翔賊臣李輔國詔收隨駕甲仗上曰臨至皇城安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輔國遏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欲

令猜阻更樹勲庸移仗之端莫不仰此**龍樓**成帝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王融曲水詩序儲后膺仰在躬出

龍樓而問竪**攀龍附鳳**是時方加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肅宗之意獨厚于靈武故詩辭以譏之攀龍附鳳郭湜謂李輔國輔

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是也豈知蒙帝力不得誇身強介子推所謂二三子貪天功以為已力不亦難乎是也**蕭丞相**

張子房蕭丞相指房府也指自蜀郡奉冊而相肅宗故曰既留或以謂指杜鴻漸據新書卿乃若蕭何之語非也指既罷張鎬代宿為

相故曰復用張子房琯以至德二載五月罷相以鎬代八月出鎬下河南次年五月鎬罷六月琯貶邠州琯鎬皆上皇舊臣遣赴行在肅宗疑之用之而不終者也**張公**傳書鎬風儀旭岸廓落有大志好譚王霸大略自稱衣拜左拾遺玄宗幸蜀自山谷徒步扈從玄宗遣赴行在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舉代房琯爲相獨孤及張公頌贊居於南蕃三十餘年天寶十四載始稱衣召見令狐峘顏眞卿墓志在平原常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望數年後鎬位列鼎司**青袍白馬**梁書侯景傳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首青衣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白環銀甕**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馬融廣成頌受王母之玉環體運山出泰車鄭氏注謂若銀甕丹甑孝經援神契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紫芝之曲**隱士謂李泌也肅宗即位八九日泌謁見于靈武調護玄肅父子之間爲張良娣李輔國所惡及上皇東行有日祝求歸山不已乃聽歸衡山公以四皓擬泌不屬者其羽翼之功蓋亦以正肅宗爲太子之名也收京詩云羽翼懷商老其意蓋如此**河清頌**宋元嘉中河濟俱清鮑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是時文士爭獻頌頌如揚炎靈武受命鳳翔出師之類是也雙丹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首叙中興諸將之功而即繼之曰已喜皇威淸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崆峒者朔方回紇之地安不忘危所謂願君無忘其在莒也兩京收復鑾輿反正紫禁依然寢門無恙整頓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靈武諸人

何與諸人徼天之幸攀龍附鳳化爲侯王又欲開將亂之釁建非常之功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豈而還之之辭也當是時內則張良娣李輔國外則崔圓賀蘭進明輩皆逢君之惡忌疾蜀郡元從之臣而玄宗舊臣遣赴行在一時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琯張鎬琯既以進明之讒罷去鎬雖綢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諄復言之寄託白馬以下言能終用鎬則扶顛籌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憂之也非專誦禱之詞也張公一生以下獨詳于張者琯已罷矣猶望其專用鎬也是時李鄴侯亦先去矣泌亦琯鎬一流人也泌之告肅宗也一則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則曰上皇不來矣泌雖在肅宗左右是乃心上皇琯之敗泌力爲營救肅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辭還山以避禍也鎬等終用則泌亦當復出故曰隱士休歌紫芝曲也兩京既復諸將之能事畢矣故曰整頓乾坤濟時了收京之後洗兵馬以致太平此賢相之任也而肅宗以讒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常不用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遠矣嗚呼傷哉

公之自拾遺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風負重名馳驅奉册肅宗以其爲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也舊書甫本傳云房琯布衣時與甫善琯罷相甫上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稱琯罷相時公抗疏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敕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琯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鎬代琯相亦罷亦坐琯黨也公流落劍外卒依嚴武拜房相之墓哭其旅櫬而肅代間論事則于封建三致意焉此公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

大節而後世罕有知之者則以房琯之生平為唐史抹殺而肅宗之逆狀隱而未暴故也史稱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招納貨賄若以周行具悉之詔為金科玉條者琯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曳落河王思禮毅武亦可謂浮薄之徒乎門客受賕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琯乎請備本而論之肅宗擅立之後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遣之臣而琯其尤也賀蘭進明之譖琯曰琯昨于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于聖皇為忠于陛下則非忠聖皇于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不忠為言其仇讐視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于陛下六軍將士盡靈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琯與鎬在朝何啻十玄禮百力士肅宗志豈嘗斯須忘之是故琯之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又使其進退不得自便也敗兵之後不即去而以琴客之事罷俾正衙門彈劾以穢其名也罷琯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望也五月相八月即出之河南不欲其久于內也六月貶琯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惟恐鎬之不盡也琯敗師而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漢以來鈎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鈎黨者未有人主鈎其父之臣以為黨而文致罪狀榜在朝堂以明數天下後世者六月之詔豈不大異哉肅宗之事上皇視漢宣帝之于昌邑其忌內忌不啻過之幽居西內辟數成疾與主父之探雀鷇何異移仗之日玄宗呼力士曰微將軍阿瞞幾為兵死鬼矣論至于此當與商臣隋廣同服上刑許世子止豈足道哉唐史有隱于肅宗歸其獄于輔國而後世讀史者無異辭司馬公通鑑乃特書曰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

珍異先薦上皇嗚呼斯豈李輔國所謂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讀杜詩感雞鳴問寢之語考信唐史房琯被譖之故牽連書之如此

畱花門

北門一作北方一作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絶。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曙一作嘯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異作撇捩一云滅沒正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畱。原野轉蕭瑟。

花門唐地理志甘州領縣二張掖刪丹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

也單之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恭花門有回紇東南懷僻于此所以爲控扼也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邊踰花門 **公主** 乾元元年七月上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送至咸陽磁門驛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凡無恨上流涕而還 **黃鵠** 文苑辨證鄭倩送金城公主適西番詩貴主悲黃鶴懷素詩空餘願黃鶴鵠漢書作鶴陸德明云鵠又作鶴則鵠鶴通用不可輕改藝文類聚有鵠無鶴亦一證也 **積雪** 沙苑白沙有百餘里故曰百里見積雪所謂左輔白沙如白水也儀大防云回紇人衣冠皆白故云此無稽之言耳 **沙苑** 肅宗還西京葉護辭歸奏曰回紇戰兵留在沙苑今且須歸靈夏取馬更爲陛下收范陽餘孽 **撇烈** 上林賦轉騰撇冽孟康曰撇冽相撇也漢皋詩話撇捩病貌大食刀歌鬼物撇捩辭坑壕字意皆同舊作撇烈非也 **踰大行** 安祿山事迹元年巳亥正月一日思明于魏州自立爲燕王年號順天引兵救相州官軍敗績 **雜種** 思明營州雜種胡也本名窣干玄宗改爲思明其年九月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故云抵京室

病後遇（一作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一作鸞觜）鳳觜世莫識（一作辨）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于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

子甘貧賤、酷見凍（一作陳）餒不足恥、多病沈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徧、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練、兼求富豪（一作前豪）（一作富家）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義（一作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漩（一作旋）、老馬為駒信（一作總）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常相見、

煎膠（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上專多鳳麟、數萬各為群、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為集弦膠、或名連金泥、以能連弓弩斷弦也、劍折亦以膠連之、喻王生以美饌愈疾、如仙膠之續絕弦也、）土酥（西河舊事、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牛羊充肥、乳

酪釀所良滴酪不用器物刈草滴其上不解散作酥特老馬
好一斛酪得酥斗餘金城塞在酒泉郡故曰金城土酥老馬反爲駒不
顧其後注巳老矣而孩童僾之詩云此喻幽王見人反侮侵之遇之如幼
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巳亦將爲也公引此詩以見王生情義之
厚不以老而慢我會孟云謂老馬反如
駒之健吹其撥棄箋注敢爲曲說如此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 蔡本題上有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字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南一作東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爲地主。懶迴鞭轡成高宴一作晏。劉侯歎一作歎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欵曲終今夕一云今冬。休語一作話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英華作光曙。縈窗素月垂文一作秋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一云紫陌春歸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

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一作得庭樹雞鳴淚如線一云霰

湖城元和郡國志湖城縣屬虢州寰宇記舊曰湖縣宋改爲湖城　孟雲卿唐詩紀事孟雲卿河南人與杜子美元次山最善元次山送孟校書往南海云雲卿與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少次山六七歲　如霰吳若本注楚辭淚下兮如霰鮑明遠詩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一云取魚一云黃河美魚一云黃河冰魚一云黃河味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一作素雪。有骨已剁觜平聲春蔥。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一作粳緣老翁。落砧何曾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一作貧路自覺難。欲別上馬

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眞顔色不恨我
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閿鄉元和郡國志本漢湖縣地開皇十六年移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閿鄉縣屬陝州唐屬虢州閿古闕字說文從門受聲趙曰公昔冬涉春行旅道關東至洛陽閿鄉初出潼關道也按潘岳西征賦發閿鄉而警策逾黃巷以濟潼此則公昔來道也未漁水經注閿鄉北有山臨城謂之荅崇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鞏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游謂體春鳶鮪涘非時及他處則無味魚潘淳詩話韓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黃河唯七勝有味魚似鯽而肥短味亦美杜詩味魚謂此碎雪累卯疊骰鰂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大命紅肌綺散案肩雪落潘安仁西征賦饔人縷切鑾刀若飛肯廣韻嗷也又平聲腹腴禮記冬右腴鄭氏曰腴腹下也說文腴腹下肥也

戲贈閿鄉秦少公陳浩然本作翁一草堂作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一作守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
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淸兩京道相逢苦覺

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潦倒 北史崔赡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醖藉者爲潦倒而赡終不改濡此正用北史語能潦倒猶言其醖藉如故也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此方亭兵曹一首希看覺後更擊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一作賊過金牛回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一作凡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一作龍鱗一作麟鬐一作鱗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金牛 元和郡國志梁州金牛縣武德二年分綿谷縣通谷鎮置取秦五丁力士石牛出金爲名 漢水 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所出 銳耳 齊民要術耳欲小而銳如削筒相去欲促又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竹筒耳方者千里

借事作此與以末意為重點正于本事說暍一點便足

分明為俠士寫照

義鶻行 宋刻諸本皆曰義鶻行惟吳若本無行字

陰崖有蒼（一作二）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一作之）恣（一作資）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未黃）無（一作寧）半存。其父從西歸（一作來），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一云憤懣，一云寃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一作無聲）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一作茂）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一作擺），飽腸皆（一作今）已（一作以，一云已皆）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一作皎）然。功成失所往（一作在），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一作人）傳。飄蕭覺素髮，凜欲（一作烈，一作若）衝儒冠。人生許與（一云討有）分，只在（一云亦存）顧盼間。聊為義鶻行，用（一作永）激

壯士肝

老拳晉載記石勒引李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壯士肝漫叟詩話肝主怒黄云永徽壯士肝

陳子昂感遇詩[illegible]

○畫鶻行一作畫雕

高堂見生一作老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一作卷何得立突兀乃如此畫師妙功一作巧刮造化窟寫作一作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一作想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瘦馬行一作老馬英華作不作拗韵高調歷落入古此種格調直至昌黎暢之

東郊瘦一作老馬使我傷骨骼一作骸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

瘦字刻畫

當是為今窮愁
分明有指東伏
櫪之感

細看四字是何

等用心

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一作火非印帶官字。衆道三一作官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一作盡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一作離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一作侶。日暮不一作未收烏啄瘡一云不哀烏作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騰驤 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驤 六印 唐六典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膊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量其小，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髆。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左髀。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也。 乘黃 唐六典乘黃署令一人。齊職儀云乘黃獸名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故以名廄。 終養 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傳支

少陵樂府全從新題得古人引事諷諫之旨文法古宕樸老然是漢人樂府中來事取乎今文從乎古爲絕作

乘輿馬賦往日劉備之初摩也太祖賜之騾馬使自至廄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廄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備撫而取之

舊序云此詩爲房琯而作也至德二載貶琯爲太子少師琯既在散地朝臣多以爲言琯亦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公書疏救之而不得故作是詩此以幕府求知之意非指琯也

○新安吏 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前半說得如許沉痛後乃以勿泣血結之用意絕佳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一作牒）昨夜（一作門）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一作嗚咽）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一作鄴）地終無情。（況一作看）我軍取（一作至）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一作有）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

衄○一作血僕○射○如○父兄○ 正見僕射不得不為父兄

新安 元和郡國志本漢舊縣屬弘農郡貞觀元年屬河南府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 相州 舊書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大曆元年改為鄴郡乾元元年復為相州二年改為鄴城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九節度圍鄴城自冬涉春慶緒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墻麰及馬矢以食馬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自魏州引兵趨鄴每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乏食思濟三月壬申戰于安陽河北大風忽起天地晝晦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 掘壕 安祿山事蹟十一月五日慶緒以五萬衆列陣于愁思岡賊衆大敗遂至相州城下四面穿壕圍之慶緒以殘傷出戰多至擺敗却入城守 僕射 汾陽初敗于滏水詣闕請貶降為左僕射已而加司徒進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況兵焉則目之曰郭相諸詩皆乾元二年自華之東都道途所經次感事而作也

○潼關吏 題○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修關（一作築城）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一作大人）視要處窄（一作峽）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一作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一作莫）學哥舒

守關以人不以城只於結處一點便醒

潼關（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為名哥舒翰軍敗引騎絕河還營至潼津收散卒即關西之潼水也西征賦曰邈黃巷以濟潼至唐始于其地立關耳）桃林（左傳守桃林之塞杜注今潼關是也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馬不得過矣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哥舒（初哥舒翰請堅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亦謂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不可輕出玄宗信國忠之言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然則潼關之失守豈翰之罪哉公詩曰慎勿學哥舒其意蓋歸責于趣戰者也）

○○石壕吏

逐一數出正見掌中之意人

老翁走脫而老婦從軍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蘇刻公本作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一作到二男新戰死。存一作[illegible]者且一作[illegible]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文粹作所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陳浩然本作孫有母未去出入一作更無完裙。一云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illegible]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石壕寰宇記神雀臺在陝州硤石縣東北四十五里石壕鎮東北困學記聞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一統志云在陝州城東七十里是也卞圜曰石壕陝東戍其地新安西石壕即石崤也按崤在弘農澠池西北貞觀八年移崤縣于安陽城在硤城西四十里謂石壕即石崤誤矣崤弼曰石壕在硤州宜祿縣尤為無稽且非自華之東都所取道也鄴城安慶緒保鄴城自乾元元年十月被圍至二月方解河陽郭子儀兵既潰用都虞候張用濟策守河陽七月李光弼代子儀元和郡圖志史思明之東寇也李光弼已至東都聞思明將至乃移牒留守

新婚之別情所難堪其欲隨往亦情之不自禁者也若勿為新婚念下所謂發乎情止乎礼義何減三百篇之旨哉

及河南尹幷囗司官坊市居人令悉出避寇空其城乃率麾下士馬數萬東守河陽三城

新婚別 此與起結筆法甚妙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一作既）不遠。守邊赴（一作戍）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草堂本作月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一作犬）亦得將。君今往死地（陳浩然本君今死生地 草堂本君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一作生）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老妻一段正為垂老想從前生事為甚老言

兎絲 古詩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 姑嫜 前漢胥尊章嫖以怨師古註尊章謂舅姑也釋名兄伀亦曰兄鍾舅伀亦曰舅嫜

兵氣 李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一作衰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一作好骨髓一作肉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晉作獨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一作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一云東征。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

居塌然摧肺肝

土門 元和郡國志恒州有井陘關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獲鹿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困學記聞即井陘關也今狐陘頓異鄴城志河朔二十七郡同日陷廣平兵二十萬衛鄴甚趙汤貫井陘落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

杏園 舊書郭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 通鑑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進兵圍之貴琴為懷州刺史殺鎮杏園亦此地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一作萬）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一作委）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一作徑）久行見空巷（一作室）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

首無家之由溯家之景中言別者之故向以無家別總收

乏起無家

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五年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范陽至此恰五年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晉作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化一作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

數子偕。

中街 舊注中街黃道之所經也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爾雅疏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夏至則星辰北游之極日南游之極也 號令 後漢郎顗傳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夏至之日日在井星當嵩高之上易傳曰當雷不雷號令弱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 流亢 光武紀詔曰流亢道路朕甚愍之注亢滯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一作中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中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

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一作懷）煩促倦激烈思時康青紫（鶴曰時府庫無蓄積募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又以官爵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故曰青紫雖被體也）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時在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一作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一作常）愁夜中自足（一作來）蝎況乃（一作仍）秋後轉（一作復）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一作絕）壑安得（一作能）赤腳踏層冰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杜工部集卷之二

常熟縣錢會遵王氏校